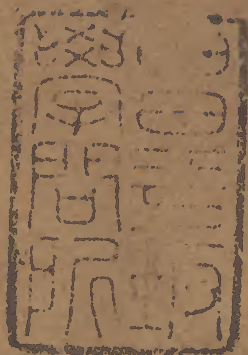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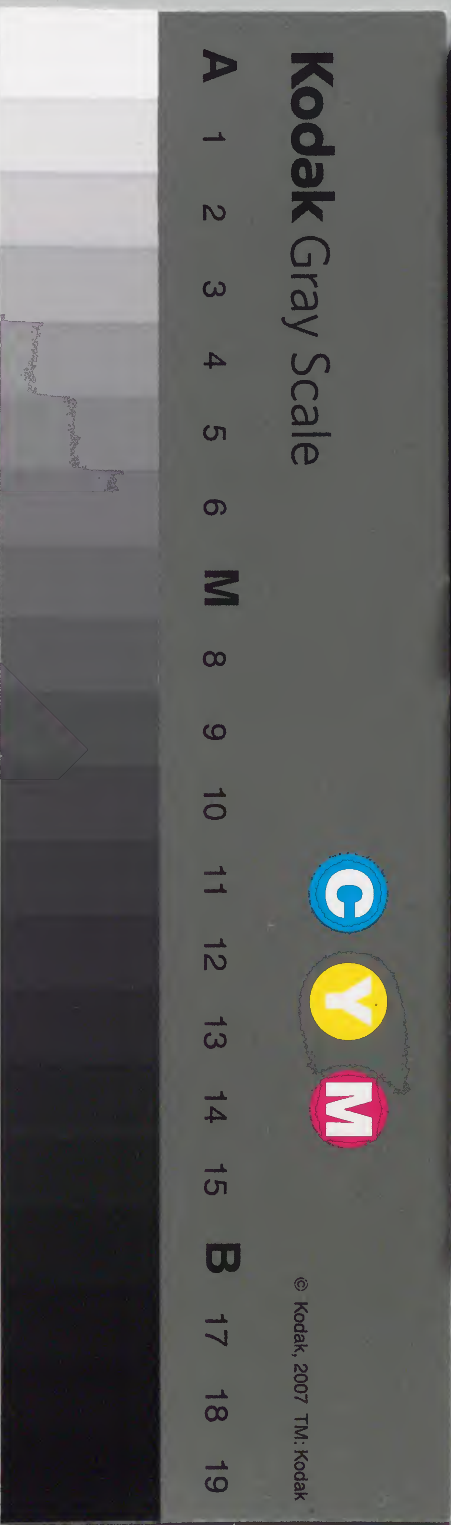


歷代通鑑輯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3
冊數	79 (33)
函號	285 17

五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唐



元宗明皇帝

戊寅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紹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

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

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

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

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

易之于是停中嚴改辦日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

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中嚴外辦

唐書禮樂志皇帝大祀致齋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

立嫡何事賴官一言而定欲不致辛蜀之變靈武之逼得乎

請中嚴諸衛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陪位二刻餘中
版奏外辦受朝日同皇太子亦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
絳紗袍車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贊
祭還燕琴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
謁朝禮奠之服也
入朝禮奠之服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眾樂爲用
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懷
道之女爲交河公主妻蘇祿突厥吐蕃亦
各以女妻之用度寢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
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
咄爲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
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
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烏蠻別種哀
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爲
姚安府治

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
曰蒙巽曰越析曰浪穹曰澄賧曰施浪曰蒙舍蒙巽
古爲嵩昆明漢置嵩唐縣晉以後没于蠻地在今大理
府雲龍州越析唐初置州後爲蠻所居亦曰磨些今麗
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澄賧今大理府鄧川
州是施浪居矣苴和城在今浪穹縣蒙次和山下蒙舍
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鑑蒙巽澄賧施浪
三詔作蒙越樣備莫能相一唐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
越澹今從唐書

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疆大高宗時蒙舍細
奴邏初入朝細
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
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

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于是以兵威
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在今大理府太和縣
南名太和村城址尙

存。卒為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己卯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

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

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

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內官。掌內傳宣。及諸親命婦朝會之籍。

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真陀羅。逼令

縊死。眾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已而

守珪疽發背死。

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
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竇請停祫祭。自
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
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讀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明為十姓。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可汗。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

姓可汗莫賀達于聞之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
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騎
施可汗已而昕竟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督討莫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具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

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

蕃發兵來救昱眾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貶昱高

要注見前尉以張宥代之宥有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

團練副使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章仇復復姓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字兼瓊

兼瓊入奏專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宥為光祿卿

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

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會孫守之至是吐

蕃寇安戎發關中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

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

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

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已饑得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沒騎重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官吏先飽其饜終於民無少救蓋元宗遺道于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即宋王成器更封改名追諡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兒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唐

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璣

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在今西寧府西騎將臧希液

帥眾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

禦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

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况防秋

非遠未言發則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

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狀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

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

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

督刺史凡州府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

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

護府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

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

靺鞨治營州龍右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

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

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

茲唐安西四鎮之一本西域國治伊邏廬城即漢延城

也今其地為庫車城在吐魯番西南路室韋契丹別種

者大日軍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

小日守捉

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

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

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

淮安王神通曾孫。

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

山巔為輓路沃醢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

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

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

求得之于盩厔。

音周室漢縣今屬西安府元和志樓觀在盩厔縣東舊有尹先生樓故名。

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

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帝之子名珪。

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至氣臺寰宇記春秋時

喜為關令見紫氣丈餘飛入曰必有異人過此次日

老子果騎青牛至。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

後人即其處立臺。應年號請于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于是加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符在武城紫微山勅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住知其詐按問果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元元

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初置七載改昭應宋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

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督為京

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唐明皇帝

三月以韋堅字子金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于是韋堅

王鉷方翼之孫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

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

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

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面詰去之尤忌

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絳州

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口有蜜

腹有劍上嘗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觀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雅且日送之

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論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

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

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

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

晉卿選入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于上擢其子爽為首祿山言于上上招入面試之爽手

舜五臣惟臯繇之後不有
天下然何傷于過種之德
後魏高允以其裔英布由
點而王舉為刑官之戒其
說固已不經而元宗尊臯
繇為帝因李及理且臯繇
作士並無理官之名附會
誣妄徒為後世所笑而已

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臯繇為德明皇帝。時

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臯繇為理官。以理為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而生，因改姓李。故皆追尊之。

廣運潭，在長安。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澆水，源出藍田縣谷中，挹流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

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

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

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

得寶歌，辭曰：得離弘寶野，弘農得寶邪。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二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更甚。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各靈寶。今縣屬陝州。使美婦百人盛飾

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

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襄陽人。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

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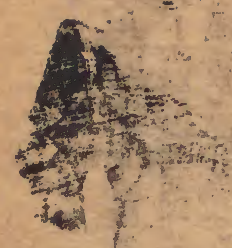
秋，突厥亂，册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統自此疆盛。

初，突厥毘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毒死。死，誅梅錄啜。

夷其種。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立，册為登利

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毘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

登利年幼，其母婆匄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



利殺之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毘伽可葉護遂自立
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遂自立
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已而拔悉密

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酋長
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

眾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不施可汗上遣使諭烏蘇內
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其西至

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
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忠嗣

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
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

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于是前蒙突厥

韃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明年懷仁攻殺白
眉突厥遂亡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昆伽可敦即登

婆帥眾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
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抵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
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
以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
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星天蓬天內
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
震四巽五九同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為水一與五
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同金九為火其方之
色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方

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與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

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

表賀上尊道教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

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詔聖主

福壽之符命王銜求獲之已而山人上元翼又言見元

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

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說太白山終南

嶺名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南其山最高古謠武功太白

去天二百卽此金星寶

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

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

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

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

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置

張仁忠嗣之後將帥皆不及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

各仁置皆買之由是胡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女道號太真更

唐宗開基令主而有巢
刺王妃之事至宗開元
致治庶幾無愧祖風而太
冊之其新喜甚悲而
之貽謀不臧而後之罪甚

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探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其偉。言詞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探于京師。贖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此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日夜與兼瓊。且言釗善檮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新政。唐縣。元雀。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

常山愍王通。乾會孫。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

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

公主。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

破之。已而祿山欲討契丹。王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

產芝。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

掌諸色雜徭役者。

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

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

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摺。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戶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因奏充判官。

丙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唐郡。今浙江處州府是。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唐置。天寶初為郡。今貴州遵義府是。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欲動搖

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太子先封時。破忠王見前。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堅為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擄其全部而歸。

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輔。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策。雄武城。大貯兵。請忠嗣助役。欲留其

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

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系兆。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一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詣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稷薦溫才。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吳薦溫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夷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浸銀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銚吉綱。鍊吉溫項從子。羅希夷錢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員外郎銓選專判南曹。

以陳希烈。安州人。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以

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烈但

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于私家。主書抱成案請

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王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為

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

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

君今看女作門楣。她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

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她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銚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她歸院。遂

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嘉、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為堅訟寃，且引太子為

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適之

貶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郡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贊善

大夫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為太子良娣

良娣之娣，勤妻也，勤性疏狂，好功名，善交結，豪傑名流與妻族不協，欲陷之，故為飛語以告。林甫令

吉溫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勣姊為庶人。

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南經畧使，林甫忌之，貶淄川

太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鄴郡太守

王琚以賊貶江華唐郡，今湖南永司馬，琚性豪侈，與邕

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

遣羅希夷按邕，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嘗語

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

等死，希夷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

琚自縊。適之子雪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

事中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坐興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

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坐堅罪，收繫網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眾。至林甫死乃止。網典，十船為

一綱，以吏典之。

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
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云示於瑠瑤之死不貸其
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
鉗吉綱沈毒天下豈意管
仁之主顧欲除勳殺以博
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
者矣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所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
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
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
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
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
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
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
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
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
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惟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
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祿山
命楊鉅婦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
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
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

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

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湯井

為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飛甍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又築羅城置

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突騎施哥

舒部酋長之子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用大斗拔谷為名

副使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楷落之子為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

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其側吐蕃至

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攻

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

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

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

大夫以數萬眾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

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

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

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

不過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

能及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

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

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

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

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

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

指適使之奏劾付羅希範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

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洎力士

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聞也。張垆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錡父中表兄

弟也。故引錡入臺。及錡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錡意不平。

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衛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

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錡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錡乃遣

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識書。謀

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

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

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

已歛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

不答。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鞫。慎矜因以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識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

袖識書入闈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

吾不畜識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

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

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

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

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

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

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

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

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

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

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

雲堡。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山。北據娑勒川為固。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

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

第呼出。取縑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

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

夷。藤橋。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南畢而吐蕃救

至。已無所及。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潤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

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

使。仙芝署封常清。蒲州趙人。起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

厚名臣。不久任。不進。領不兼。統以各著者。往往入為宰

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蘭。契必何力。猶不

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

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

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各。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

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往。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

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

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

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子。戊。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兒。諸王公呼

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翁。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兒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謹而少過蓋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恃其氣諷方阿諛之不暇

尙何有於疾惡乎厥後輔
國元振繼起流毒滋甚於
唐世而不能善官之禍
實濫膠此

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
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
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
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
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
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
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
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與鉅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

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

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焉號國尤為豪蕩號

新第堂成召匠巧塹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唯不顧曰
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上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
魏書吐谷渾傳青

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游北此山明
年生駒必多駭異因名其島曰龍駒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

以謫卒二千戍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
蕃大至戍者盡沒

已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
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

之賜釧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

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為折衝都尉。

皆有木契

以木書契。銅

魚

刻銅為符。作魚形。契與魚皆中。剖。以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

朝廷徵發。下敕書契

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

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

曰大道元皇帝。

高祖

曰堯。太宗曰文。

武。

高宗

曰天皇帝。中宗曰孝和。

睿宗

曰元貞。

五帝諡。帝皆曰大聖。

后皆曰順聖。

閏月上。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十三年。載二月。

復加元元皇帝及諸帝后諡號。上亦加尊號。至十四年。太清宮。元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嶽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周鄭周介後周鄭周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

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考唐書

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凶據此聚本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熒惑後至天意昭然上乃命

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十二載夏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

包皆坐貶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祿山入朝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郵錄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閏位貶之傳會五運嬗代之曲說遂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執其焉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葇茗酒葇茗藥名以其子醉而

阮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

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在臨潼縣東下流

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

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于

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

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讖有

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

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

虔隨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皮羅閣死忿

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隨取夷州三十一

卯辛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從者爭西市門楊氏

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

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

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財

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請恩，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曰：遣諸楊與之遊宴。通鑑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襪裏之，使宮人以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因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釋史亦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于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請林甫為十郎，既歸范

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噫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雍奴人，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尙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部人，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音耐，元皓，能氏系，出長廣，田承嗣，盧龍人，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尙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因置幕府，出入臥內，尙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

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間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注見前敗績。

初。仙芝僞與石國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碧珠也。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

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將軍李嗣業勸

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字成公。沂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品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錚所善邢綽。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

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錚在綽所。先遣人召之。日晏

乃命捕綽。綽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綽。

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

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解辨。乃命特原錚。不問使國忠諷鉞表請

罪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敕希烈

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韋會等事皆錄。獄具。鉞

賜自盡。錚杖死于朝堂。有司藉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

林甫薦。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綽獄。令引林甫交

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

忠為大夫。凡鉞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

林甫為讐敵矣。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

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劍南。國忠既領劍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人講

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

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聞之。

憂。慙不知所為。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國忠。還

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

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

死。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枉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奸賢嫉能。非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

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頓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

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曰君輩倚楊右

無失所恃乎。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遂隱居嵩山

癸巳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

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

故頗得眾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

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

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

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

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開資

格差謬甚眾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

試判而已。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道昱書

日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

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

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

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嗇夫何

暇論聖賢之事業乎。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

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

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

安之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也。兄苟見親。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上曰。翰乃止。由是為怨愈深。會翰擊

吐蕃悉收九曲。唐軍各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自畜牧開元中吐蕃

略都督楊矩請其地為金川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近與唐接勢。益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遂列郡縣。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

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

林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嘗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

並轡走馬。不施郵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

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

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

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

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

子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
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
相賣策馬不顧而去詢懼遂置暗上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
使召之祿山卽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
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
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祿山求兼
監表吉溫自副因
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垆草制楊國忠曰
祿山雖有軍功日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

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
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
士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
道士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垆皆翰林院供奉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

除將軍者五百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
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

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

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

祿山

長安也上令高力士儻之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
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留國忠
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垆
兄弟告之也上怒聚均垆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閭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

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

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

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

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

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字會微湊之子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

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力士雖時有正言然林甫祿山皆因力士致將相則亂源本其所自釁蓋官豎本無深識其初不過因前媚為之薦剗追事變已成雖沒沒直陳亦已無及其罪固不可以一言貸也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

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

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

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然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字殷卿安石子為桂嶺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縣

尉吉溫為澧陽本澧州天寶初改郡後仍為州今隸湖南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

陟賊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于安祿山復

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溫訟

究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
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口。二十八戶。八百
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
千六百九。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至是
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
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

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

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
山平章事召諸關以賈循呂知晦楊光翽分領范陽平
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
中使輔參璠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璠受祿山厚
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
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賈循華原人
輔姓晉大夫胄
果別族為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鞍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
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
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

之意。會輔。廖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齋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曾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眾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

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上幸華清宮。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還詠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在今吳喇武旗西北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

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猗氏人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

皆置防禦使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

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

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

靈昌本滑州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樂王琬帝之子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

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

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

其軍屯于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

并州文水人御史中丞盧奕懷慎之子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祿山假子張孝忠本奚種名阿勞後歸朝賜名為

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蹙

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

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

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

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問道走

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欽

緒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

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不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

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太守吳王祗。信安王祗之弟。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即宋州。注見前。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

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

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漢縣，今曹州府單縣。

是尉賈贛帥吏民擊斬通晤，有眾二千。詔以祗為靈昌

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穎王璣。二王皆帝子。為劍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閭，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洎。乾曜族孫。崔圓。字右

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

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

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

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祿山長驅直入河北諸郡
望風而靡真卿獨能繕守
平原擒賊黨造義聲既
倡而清池河間之眾咸得
有所稟承即常山亦聞而
響應真卿爾時不可謂非
中流砥柱在惜其後弗克嬰
城固守不免春秋責備耳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
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
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
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
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
論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
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
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歛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
元攝景城太
守清池尉賈載盛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
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暉暗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元
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
陽太守盧瑩誠據賊不受代河間固茲李吏殺祿山所

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以
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主軍事皆稟焉景城本
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清池隋縣明
省故城在滄州鹽山隋縣今屬天津府餘詳但見前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
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
怒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
遣使來表陳賊
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關至渭南較前其官
爵令還軍自劾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
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
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
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
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請
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先是哥舒翰入朝以疾
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

以田良邱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

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疾不能治事悉以

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關志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郭子儀使兵

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人擊破之

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陁關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河東

太原閉關以拒賊子儀既破賊眾關始開

常山即恒州太守顏杲卿字所真卿同五世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

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漢縣今屬正定府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

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

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若

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

族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

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

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賊將高邈何季年適

至又皆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十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

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路彼則成擒矣今且直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

張獻誠解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乃命藁城尉崔

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

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即幽州盧龍唐志無盧龍郡胡

密雲本檀州天寶初改郡漁陽今薊州天

郡而已泉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鄭叔人馬燧說

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

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

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馬燧字洵美

丙十五載肅宗皇帝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

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

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

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

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

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為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

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

謙古瓦反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

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為賊守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

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訊。答曰。大大

遠來疲弊。遇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賊兵雖銳。不能持重。氣沮心離。乃可圍也。光弼曰。善。釋其

縛。即移軍入城。思明方圍饒陽。太守盧全誠拒守不下。聞常山不守。立即

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城上齊

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

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

至九門。漢縣。宋省。故城在今藁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地名。光弼遣步騎各

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

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于

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蕃漢

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

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復如

洹陵。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

郭李軍至。爭出自効。遂攻趙郡。降之。渾瑊。緘勒渾部

酋長釋之。于

真源。唐縣。今歸德府鹿邑縣是。令張巡起兵雍邱。注見前。討賊。

先是。譙郡。注見前。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

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元元皇



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柳城胡人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口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加頭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遂說真卿雖未脫戰國
樂士起誓然其執事書畫
於時誠難若相與郭李
拒關塢若合符契少年
雄駿如此皆得竟其用當
不失為將才而其後略無
表見豈其措措本不逮所
言抑天奪之勢齋志以歎

先是清河客李萼一作萼字伯高趙人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萼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真卿曰：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百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賊，發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真卿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後何敢違言所為乎？真卿欲與之，兵眾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書曰：清河去逆效順，奉榮帛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得書大驚，遣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京兆

萬年將精兵十萬出崞音郭。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胡三省曰。蓋卽壺關之險。

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其守將

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

卽幽州。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

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

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當表朝廷。堅壁勿戰。

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

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

今屬東昌府。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

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將步軍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

移于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

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

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許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

金帛募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邠州永壽人。爲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及蕭昕。字中明。梁

七世孫。鎬所薦。瑱以爲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

來嚼鐵。

以劉正臣武陟人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薊人後賜姓名曰李忠臣王元志同謀殺呂

知誨祿山首發以知誨守平盧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

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才

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

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已而正臣將襲范陽未至為史思明所敗比還王元志醜

殺之

以號王巨高祖子鳳之曾孫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伯薦號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

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亦曰嘉禾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東 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

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南即右泚水源

出山西逕正定定州至祁州與唐河合唐河古滏水也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

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

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隋曰恒陽唐元和中更名深溝高壘

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

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

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

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漁陽路再絕前者顏杲卿起兵。漁陽路絕。杲卿敗。賊往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

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

召高尙嚴莊諫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尙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公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寇。實誣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

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以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龍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伍

翰思禮數言尚知大義何以適爾既潰遂觀顏伺息不復存善惡之心則睚敵之撫膺慟哭亦僅為身謀而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五十五 唐明皇帝

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
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架不得用翰以檀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檀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可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

唐制烽候相去

三十里每月初夜放烟烽燧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綱曰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眾叛親離威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嫉家奴君之惡亦自彰杜帶一生忠烈獨於此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况君臣乎若元禮者宜亂臣賊

字其去祿山蓋一側耳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

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遊國忠馬誅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國忠走道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祿韋諤見素之子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

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今屬鳳翔府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太子之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太子子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儼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論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論之曰：「朕衰老，託任夫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俛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又兄弟多在此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章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池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以崔圓同平章事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兵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倉合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是月改為鳳翔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卻之時祿山遣其將以勅書繪綵誘河隴將士大震

關使郭英又斬之 大震關即隴關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又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宦者官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珙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賊勢大熾西脅沂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賂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天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為普安郡以房琯同平章事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
遜矣靈武之自行卽位
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
爲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
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爲
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
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垙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暄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
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垙至上問均兄弟對曰
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垙爲相初陳希烈罷
代之垙拜謝既而
不用故垙懷快快

秋七月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
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翼
暹族子水陸運使
魏少遊邢州鉅鹿人判官崔漪盧簡李涵宗室永安王
孝基曾孫相與

良婦新產爲戰士縫衣猶
婦人固寵取憐當惡至統
居則懲寇竟自託於馮嬖
好之當肅宗爲巧言所
惑不明甚矣先爲小忠小

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
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
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北方士馬甲兵穀
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
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葺
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官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
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
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卽位于靈武尊帝爲上皇天
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
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皆
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
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

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
寺類然他日癡柄宮闈幾
頭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
之禍也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豈
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為
上皇而即書為上皇哉故
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
齎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
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
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
以別之而於元宗則仍書
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謂
宗方書帝

弟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
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
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從戰士衣上止
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李勉字元
卿高祖子鄭王元懿曾孫張良娣鄧州
人家新豐元宗母竇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
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
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李泌字長源魏柱國彌六世孫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
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隋縣明省故城在
今黃州府蘄州
後隱居潁陽潁魏縣金省故城在
今河南府登封縣上自馬嵬遣使召之

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
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干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
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
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
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見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
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
李栖筠字貞一趙州人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

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

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

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

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

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

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

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

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

餘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

史不詳于城上與潮

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

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

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已而光弼郭

子儀引兵西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

殺之常山無主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

于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

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

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

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

興復之望矣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人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亦惜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蘇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厠兵財

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

用帝悅以為租庸使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

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洋川本洋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瑀汝陽王璣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

今改制較為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

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

崔渙元暉子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

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

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

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于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六堂上坐奏。繼以立部八堂下立奏。繼以

鼓吹鑊歌鼓吹曲。胡樂龜茲疏勒諸部樂。散樂雜戲兩畿赤縣所進。又出宮

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曲。又教舞馬百匹銜杯

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

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盛奏衆樂梨

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青不

勝悲憤擲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祿山聞

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

子北收兵求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

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

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鄖陽府鄖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倓英果有才畧軍中皆屬

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欲不以

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平太宗上皇即其事也

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

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

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屬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竟舜象之正道

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
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
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侯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
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
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孰議從容
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
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
進餘則待明禁門論契悉委泌掌之通進禁門
側置輪盤遇夜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而
進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
禮之子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
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

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

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彭原解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先是冊寶至靈武上皇賜良娣七寶鞍泌口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土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官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謂泌曰先生舉倓于上得展臣子之効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倓不從昭成元宗母竇太后諡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一作斗在咸陽縣陶。

出故敗績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

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

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瑄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各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戎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又請自

擇參佐以李暹為司馬劉秩字祥卿如幾子為參謀悉以戎務

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

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

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

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

乃宥之待瑄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京鹿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奂李暉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

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干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

字達夫，滄州渤海人。等討之。綱目作上

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分注本文遣適等者乃肅宗非元宗也。綱疑有誤。劉友益乃謂病肅宗而書上星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于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瑒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為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瑒、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

結盟誓眾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堅。涇陽人。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

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

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

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明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

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共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

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

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

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

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注見前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築城于雍邱之北以

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

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

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

巡遂拔雍邱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

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

首萬餘級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

各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
殿中監。



文心印

